

人间物语

说一声谢谢

| 黄孝阳 文 |

有幸参加诗e中国行·美丽江苏生态环境的采风活动,沿着长江走了几天,确实感觉到本雅明说的那个词:“震惊”;震惊之后,不是眩晕,而是微醺,身体里有了那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愉悦感。长江确实漂亮。这个漂亮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古典农耕社会的审美意象,而是一个以大数据平台为支撑,拥有体检表与健康指数的现代性景观。鸟从江面飞过,江边是那些不带污染的GDP。

很小的时候就把那首“滚滚长江东逝水”倒背如流。二十多年前有幸第一次目睹这条中国最长的河流,内心是崩溃的,它太脏了,像一条浑身溃烂伤口、奄奄一息的龙。那时我开始写作,在论坛认识一个叫哲夫的山西作家,他有句口头禅,“我走过的长江,没有一处的水可以捧起来喝”。话难听,偏狭,但也确可与当时我眼中所见一一印证。就关注起长江两岸的故事,还把一个沿岸做生态田野调查的学生蒙受暴力威胁与囚禁屈辱的新闻事件,写入小说。

再后来,久居南京,工作与生活的直径大概是五公里;长江近在咫尺,也常有过江之举,注意力被日常世俗所围,始终没有好好看下它。如今定睛望去,这条河流的阔大与澎湃,让我魂灵深处都有了巨大的回响。我是如此热爱它啊。去年我出一本书,《人间值得》。封面上有句话,“我的身体里有龙”。这句话的根源,便在于那首八十年代传唱一时的《龙的传人》,那句“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主办方拿来一叠材料,讲述他们的苦劳与功劳,言语间多有铿锵之音。没有这些材料,我也能想象得出他们的艰辛。他们所面对的历史累积问题,不是光有一个刮骨疗伤的决心就能解决。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必然导致一个“公地悲剧”,而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百姓的致富冲动、企业的盈利本能这三个主体间的博弈,又形成一个近似无解的三体模式。能用区区二十年的时间,解开这个“亚历山大结”,并让系统内部形成正反馈机制,实现共治共享,需要一种全局性运筹帷幄的视野,一个与这

个时代相匹配的科学智慧,一份不厌其烦的精细化治理体系,以及沿江两岸环保人为此付出的无数日夜。

简单说,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奇迹。是用二十年的时间,把发达国家用了数百年才完成的事做了一遍。

材料我看得很细,严谨,准确,翔实。我很喜欢“绿色赋能”“绿含量”等提法,也真心觉得“不搞大开发,要搞大保护”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义,但总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好像少了点什么。

在沿江生态长廊的栈道上走了百余米,足底囊囊响,身边芦苇与层林犹如斑驳油画,人是在往画里走。走到一前凸处,江风浩荡,落日高悬水面,又有船艇数只,时间与空间接近凝止。此处风景甚好,便掏出手机拍照,想把这个美好的时刻保存下来。主办方中的一位又凑身挤来,继续为我解说他们的思路与举措。哎,还真有这样不识眼色的人。微叹,紧接着心里一怔,不就是因为这些不识眼色的人,这条江才有了此刻惊心动魄的美么?

我想,我是知道了那个“不满意的地方”是在哪里了。他们是最值得被书写的一群人,但这个书写相对缺席。而对他们的叙事,就是我所一直渴望的“中国故事”的一部分,这里会有文学的大气象与艺术的大营造,会有当代中国人的面容;他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更普遍意义上的“被看见”,一个通过抒情与修辞直击人类心灵的“被看见”。这种“被看见”是种子,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人的一个基本的认知原型,比如人是要发展的,但人不应该是地球的瘟疫;比如在生态面前,人人平等,而平等才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石;比如环保之事,举手可为,随手关灯,多骑自行车等等。又或者,它是水,能让社会各阶层在这里达成共识,构成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同时让我们的生活不再那么焦虑与渴,有那么一片荫。

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并不擅于当众表达内心的情感。说了声谢谢。是那种客气的口吻。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写这么一篇小文章,在这里再次郑重地说一声谢谢,谢谢他们对长江的守护。

履痕

行道大华山

| 澆 洁 文 |

零[yú]山山脉像一条飞舞的巨龙,自北,在江西宁都县盘成汉陵廿四座山,奔向乐安腾起“江南绝顶三峰”,周旋百里,直插云霄,称为大华山,最奇峻的是著棋峰,独出天表。此山海拔996米,状如莲花宝盖,又名“华盖山”。

大华山系江南十大道教名山之一,为浮邱、王、郭三仙修道之处。每逢春秋两季,拜仙祭祀活动盛大,朝华者云集。福建、丰城、宁都之游客纷至沓来,还在山脚的太平村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圩市。有民谣:“临川才子金溪书,宜黄戏曲乐安猪”,乐安县产猪,因而当年圩市上卖猪贩猪者,车水马龙,是一个富庶之地。

据当地村民介绍,大华山最美在四月细雨天,云雾笼罩,人如天上行;要不,农历十一二月,赏雪淞,白茫茫一片冰凌世界,身临其境超凡脱俗。

我与它相隔足有八座山,却先后两次拜临,只觉原始天然,一切有生皆含道性。在山顶,凉风习习,俯瞰三峰嵯峨千仞,群峦青翠迤迤,宫观似山间花朵,顿感自己也伟岸起来。仰望蓝天白云,天蓝得心底无尘,云白得遐想联翩。路边野生猕猴桃,伸手可摘;野生黄花菜,娇艳迷人。

这次逢秋天假期登山,在盘山两千多级石台阶中,陡峭的近七八百级台阶,五六百米的山石路两旁,生长着原生野梨林。因树高路峭,熟至褐黄的小梨果缀满枝头,分外诱人,靠近路的可摘之果,皆已被游人顺手撷取。我想此果缠绵岚气雾云,定然甜香清冽,在山上吃,更是别具一番风味,数次努力想摘一个品尝,可惜手短无缘。要是三月踏春而来,一路的梨花,琼枝素裹,风姿踮踮,游人一步一阶踏着芬芳慢慢赏玩,那蜿蜒而上的几百米纯白馨香,该是如何的奢侈美艳!

正在我浮想陶然之际,同行一男子走到我跟前,兴奋地向我炫耀,刚采得一灵芝。只见他手中拿着一个木质般的大“蘑菇”,厚实的黑褐色,根上还沾着黑泥。原来,他孩子的玩具不小心掉入路边树丛,他下去寻找,竟意外发现,两三步外有灵芝!灵芝自带一种灵气,但凡珍稀之物,有心相求求不得,无意偶然便拾取。

尽管山高路陡,台阶多,来此朝圣者却络绎不绝。最令人感慨的是,一个八十六岁的老妪已轻松返身下山,她独自拄棍而行,步子慢而稳实,脸红通通的,向路人展露出登临后的胜利笑容。半山腰上还遇到一位九十岁的老翁,明显的脚力不济,在两个儿子的左右搀扶下,一步一步向山巅“敕建大华山”之正殿而去。脚软腿抖的青壮年同行,皆感慨信仰的力量。老翁喘着气淡淡地说:只因小时候去过,想再爬一次。人的一生总是在攀登和回家的往返之中。为了了却老父亲的小心愿,两个已不年轻的儿子不惜帮扶攀爬几千级台阶,此等孝顺,有着

修仙般的良善诚挚,恰如正殿门联所书,“儒道释之度我度他皆从这里,天地人其自造化尽在此间”!

与我同来的一家十口,老的八十多,小的五六岁,他们是来大华山还愿的,说这里的“三佑真人”相当灵验。道必静必清,来大华山许愿,要心诚,女不得穿裙,男不得着短袖,在山上不能乱说不敬之言,乱行不敬之举。上山,便成了一种礼道。

也难怪,这里的道士,仙风道骨,内心流露出的却是和蔼可亲,有点像居家大叔,奉行的道,便显得格外朴素宜家。在浮邱坛,管敲钟的道士,见小孩子乱窜乱摸,随意把玩物件,也没有半点愠色。一小孩把带钩的敲钟棍胡乱摆,他也不责备,只身过去,悄悄把棍钩向里摆正。我问他这是为何?他笑着回答:钩向里,这样不会伤碍到游人。

至山顶正殿,有三位道士悠然坐一侧,见游客众多,也不刻意起身。游客抽签自求自请,他们也不帮忙替代。解签,到一偏侧静室,内有一道士不送不迎,举止安和,言语舒缓,不收取任何费用。

山高路远,登顶后,来此吃素饭的游人众多。游客到此,到固定的地点购买二十元一张的餐券,有六菜一汤供你选用,不管是豆腐皮还是萝卜南瓜芋头,样样素菜皆咸淡适宜,清香可口。

一路上山,游客若进宫观禳灾祈福,值守的道士便会送你一根祝福的红线。有人把它系在手臂上,系在腰间,也有人把它系在头发上,福就在手臂、腰间,在你的头顶盘旋环绕。还有人把它挂在树上、草上、岩石上,福就在树上开花结果,在草上青绿红艳,在岩石上生根绽放。一根根红线点缀在山上,像一个个福,随着蜂蝶起舞,随着云朵上升,随着山泉飞溅,随着虫鸣鸟唱,在青山绿水间妩媚多姿,在每人回家的路上相依相随。

大华山的人文山川,让我深深地明了,道就在自身体内,在日常的衣食住行,在春花秋月四季轮回,在你我或它,坦然地相爱与别离,在一滴水存于山林的无言存在,在一个人油然而起同体共生的慈悲情怀。

如今,大华山正在修建打造。五十余处古迹,各有奇闻传说,引人入胜。工艺精湛的古建筑,亭、楼、台、阁、观、坛、宫、堂,遍布全山。正建的蝶栖谷景区,高空玻璃栈道、玻璃漂滑……定让你仙游妙境,逍遥忘我,带给你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其一切的一切,皆如耸峙的山门上所示:道法自然。

行道大华山,回望连绵高耸的山峦,三峰并起,似道教的三清尊神。山形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这神仙的宝座,世人向往的生命之源。虽说,道乃虚无空灵之境,可只要顺应自然,随任“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飞”,丰厚的理想、美好的生活,定会在眼前一一铺展。

金秋时节

摄影 穆平

